

## 七十四

他们说，这滨海的山上，夜里总有些奇怪的钟鼓乐声，是那些道士和道姑在做秘密道场。他和他都说亲眼见过，也都偶然碰上的，回来还告诉了别人。要是白天上山去找，那道观却总也找不到。

据他们回忆，说是在这临海的悬岩上。他说将近山顶。她说不，从靠海的峭壁上一条小路上去，应该在半山腰。

又都说是一座精细的道观，就建在一条裂开的崖缝里，只有顺着那条狭窄的山路上去，才能够走到。因此，白天无论是海上作业的渔船，还是爬到山顶采草药的，从远处都无法看到。他们也都是走夜路的时候，循着乐声，摸黑到那道场，突然见灯火通明，观门洞开，香烟缭绕。

他看见有百十来个男男女女，全抹着花脸，穿着道袍，手里拿着飞刀和火烛，眼睛半闭，又唱又跳。一个个放声哭喊，涕泪横流。而且男女相杂，没有任何顾忌，进入近乎狂欢和歇斯底里的状态，又是仰面，又是顿脚。

她说她遇上的那次没那么多，可也打扮得花枝招展，老少都有，从小丫头到老太婆，只是没有男人。脸上全涂的大红胭脂，嘴唇抹得血紫，眉毛用炭条描画过，头上扎的红布髻子，还插上一串串茉莉花，也有吊着铜耳环的，穿没穿鼻孔她记不清了。也是又唱又跳，甩着袖子，唧唧呀呀，热闹非凡。

你问她不是做梦吧？她说同她一起还有一位女同学，上山玩去走岔了路，天黑了没下得山来，听见声音，摸索前去才碰巧遇上，人家也不避讳，观门就敞开着。

他说他也是，不过当时只他一个人。他走里走惯了夜路，并不害怕，防的是歹人，这些道士只做他们的道场，并不害人。

他们都是亲眼见到的，要只是听说，他们也不会相信。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，神智健全，都不信鬼神。如果是幻觉，这怎么都能分辨。

他们也互不相识，分别同你说起的，说的又都是这临海的山上。你同他们虽然是初交，却一见如故，立刻同你推心置腹神聊，之间无利害之争，毋须谁提防谁，谁算计谁，谁诓骗谁的必要。他们犯不着使你上当，事后也都百思不得其解，明明是亲身经历，不吐不快。

都说你既然到了这海滨，一路找寻奇迹，不妨去走一遭。他们也都想陪你去，怕只怕专门去找，倒未必遇上，这种事情，无心就有，有意去寻，偏偏徒劳。你可信可不信，可他们自己亲眼见到明火红烛之下，倦意全消。他们都可以发誓，倘若发誓能有效应，能叫你信，他们马上就都发誓，无奈发了誓也不能顶替你亲身经历了一回，你没法不相信他们的诚意。

你还是去了，赶在太阳落下之前，登到山顶，坐看车轮一般赤红如火浑圆的太阳，光芒收敛，落在苍茫的海平面上跳跃着和水面相接，颤颤的沉入变得灰蓝的海域里。金光像水蛇般游动，只剩下似乎割断了的通红的半圆的冠顶，像是一顶椭圆的帽子，浮动在深黑的海水里，

然后跳动了两下，便被茫茫苍海吞没了，只留下满天的云霞。

你这才开始下山，很快包围在暮色中。你捡了一根树枝，作为手杖，一步一点，敲着陡直而下的山道上的石级。不一会，你便落入昏暗的山谷里，既看不见海也辨不清路。

你只能贴住山道旁长满小树和灌丛的岩壁，生怕失足跌进路边一侧的深渊里，越走腿越发软，全凭手上的树枝探路。你也不知下一脚是否安稳，犹豫如同这越来越浓厚的黑暗从你心底滋生。你对手中的拐杖也失去信心，想起口袋里还有个打火机，且不管它能否维持到你走上平坦的正路，好歹能照亮一程。浓重的黑暗之中，打火机那一点火花只照亮这惊慌不已抖动的火苗，你还得用手掌替它挡风。咫尺之外，更竖起一道黑墙，令你疑惑，诱你没准一步就跨进深渊。你由它被阴风熄灭，像瞎子一样，全靠手上的那根树枝一点点一点点在脚下敲打，哆哆嗦嗦移动脚步，这路走得真提心吊胆。

你好歹摸进个山洼里，又像是个崖洞，竟看到一丝微光，像是一线门缝。到了跟前果不其然，推了推，反插上了。你贴住门缝，只见里面孤灯一盏，空空的殿堂上供着太上三清，道德天尊，原始天尊，灵宝天尊，三尊造像。

“做什么的？”

冷不防背后有人厉声喝道，你猛的一惊，既听见了人声，随即倒宽下心来。

你说你是个游人，这山中夜里迷了路，找不到归宿。

他也不多言语，领着你登登踏上了木楼梯，进了一间亮着油灯的屋里。你这才看清他穿的一身玄衣，扎住裤脚，深陷的眼窝里一对目光炯炯有神，显然是位有修炼的老道。你不敢说来窥探他道观的秘密，一再表示打扰了，请求留宿，说好天亮就走。

他沉吟片刻，从板壁上取下一串钥匙，拿起灯盏，你乖乖跟随他，上了一层楼板。他打开了扇房门，二话不说，下楼去了。

你打着打火机，里面有一张光的铺板，仅此而已，你于是和衣躺下，卷缩成一团，不敢有别的心思。之后，你听见楼板上再高一层，有一个很轻的铃声，随着铃声的敲击，似乎还有个女声隐约在念诵。你不免诧异，开始相信他们讲述的那奇异道场。你想可能就在这楼上，正举行什么神秘的仪式，想要探个究竟而终于没有动弹，那是一种令人安逸的催眠声，黑暗中倦意止不住袭来，你仿佛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子的背影，盘腿束发端坐，在敲一只铜铃，轻盈的声浪扩散开，有一种光的波动，你禁不住相信机缘和命运，祈求冥冥之中，你灵魂能得以安息……

早晨，天已大亮。你爬起来，顺着楼梯，登上顶层，门敞开着，里面竟然是一个空空的厅堂，别说是香案和帷幔，神像牌位匾额一概没有，只正中壁上挂了偌大的一面镜子，镜面朝向除了一道木栏杆没有别的遮拦的洞口。你走向镜前，只见一片青天，令你默默伫立在镜前。

下山路，你听见一阵呜咽，拐弯前去，见一个赤条条的小孩坐在路当中间，自顾自低声抽噎，嗓子有些嘶哑，显然哭了一阵子，已经累了。你上前弯腰问他：

“就你一个人？”

他见来人，哇的一声，又大哭起来。你抓住他细小的胳膊，拉起他，拍拍他光屁股上的泥土。

“你家大人呢?”

你越问他越加哭得厉害，前后左右不见村舍。

“你爸你妈呢?”

他直摇头，望着你，泪眼巴巴。

“你家在哪里?”

他依然哭着，撇着小嘴。

“再哭就不理你!”你威胁他。

这多少管用，他即刻止住哭声。

“你从哪里来的?”

他不说话。

“就你一个人?”

他还是呆望你。

“你会不会说话?”你做出发怒的样子。

他即刻又要哭了。

“别哭!”你止住他。

他咧开小嘴，要哭又不敢哭。

“再哭就打你屁股!”

他好歹忍住了，你抱起他。

“小家伙，你要上哪里?说话呀!”

他搂住你脖子，好生自在。

“你难道不会说话?”

他满脸泥手抹过的泪痕，就傻望着，弄得你毫无办法。他也许是这附近农家的孩子，父母也不加照看，真够荒唐。

你抱他走了一程，依然不见房舍，手臂也酸了，总不能抱着这么个哑巴孩子一直走下去，你同他商量。

“下来走一段好不好?”

他摇摇头，一付可怜相。

你坚持又走了一程，仍不见人家，山谷下也没有炊烟。你疑心会不会是个弃儿?人故意把这哑巴孩子丢到山路上?你得把他抱回原处，没有人领他父母总还会找来。

“小东西，下来走几步，手臂都酸了。”

你拍拍他屁股，竟然睡着了。他扔在这山道上肯定已有好一个时辰，做大人的居然下得了这狠心。你心里开始咒骂他生身的父母，既无力抚养，又何苦生下他来!

你端详他泪痕斑斑的小脸，睡得很熟，对你就这么信赖，平时恐怕不曾得到过关怀。阳光从云层穿射出来，照在他脸上，他睫毛扇动，身子扭曲了一下，把脸埋进你怀里。

一股温热打你心底涌出，你许久没有过这种柔情。你发现你还是爱孩子的，早该有个儿子。看着看着，越看越觉得像你，你莫不是贪图一时快活，才偶然给他生命?尔后又全然不顾，将

他丢弃?甚至不曾再想过他，可诅咒的正是你自己!

你有点害怕，怕他醒来，怕他会说话，怕他明白过来。幸亏是哑巴，幸亏睡着了，并未醒悟到他的不幸。你得乘他未醒扔回山道上，乘人还未发现，赶紧逃之夭夭。

你把他放回路上。他滚动了一下，蜷曲小腿，双手抱住头脸，肯定感到土地冰凉，马上就会醒来。你撒腿便跑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像一个逃犯，你似乎听见背后在哭喊，再不敢回头。